

北

史

一
一



列傳第十九

北史三十一

高允

從祖弟祐

祐曾孫德正

李式

高允字伯恭勃海脩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莫恭臺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

遺得喪之致神麀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竝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勲賜爵汶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

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
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
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
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
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
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
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
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
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

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旣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傳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

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
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今
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
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
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
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
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幃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
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
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都櫟性巧佞

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

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豐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

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
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
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
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
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
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
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
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
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
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

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
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
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
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
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
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歔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
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
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
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
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

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
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
重賞允旣不蒙褒異文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
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旣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
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
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
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
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
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

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
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
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
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
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尔之教
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
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
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
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
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

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
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
小人必依禮限此一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
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
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銅三泉死不旋踵
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
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
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
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
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

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
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
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曉罔有儀
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
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
然釐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
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忤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
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
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
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

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
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
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
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
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
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
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
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
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
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

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

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
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
公寬中文饒濫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
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
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
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
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
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
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

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
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
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
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
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
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
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
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
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
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

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
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
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
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
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
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
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
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
陵崔綽茂祖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燕崇玄略上黨太守

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
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金道賜河西太守饒
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征西
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閼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
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中即丘子趙
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
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
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
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
遐彥監中書郎武伯子河間邢穎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

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
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
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樂
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
叔術祕書郎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
事中郎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
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其詞曰紫氣干天群雄
亂夏王龔祖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揃袂霸四海從風
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壹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
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

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齋升堂嘉謀
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偕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梵單
夙離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
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
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
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並奏幕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
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
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
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是邦
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

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岳
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
詵尹西都靈惟作傳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
郎署餘鹿奇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
綢繆典誥時逢嶮艱當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洽
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佩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
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
致躬出則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橈燕下崇名彰魏世
事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
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頻煩省闈亦司于京

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
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
號爲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
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膏
質倅和璧文照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
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群司言
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
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
象魏寒暑蹇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櫟尚

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
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
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飧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
干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卽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
言足爲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
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
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秦申威
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群賢遭世
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
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

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所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衷心
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
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
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
以孝文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
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
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
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
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
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

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勲進
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
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
何望乃表脩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
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
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
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
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
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
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

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
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
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
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
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脯給御膳朔望致牛
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
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
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
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

太后遣醫藥護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
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嘗雪中遇太驚
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
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
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
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
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
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
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
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蒙先亡劉項

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
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
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
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
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
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
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
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
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行
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

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二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絲百疋縻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空公異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筭法爲筭

術三卷子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爲政寬惠百姓安之後
例降爵爲侯卒子貴賓襲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
尉東陽王不諮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
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爲政
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爲御史中
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並原罪歷豫并二州刺
史卒謚文簡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
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
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謚曰恭推弟燮字季和
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官栖泊

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
中郎始神麴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
濟位滄水太守浮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矯
弟遵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
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爲作計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
喪主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爲營
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
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
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
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

昌子使濟充徐三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
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
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
高閭李冲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爲齊州刺
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
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
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
之旣位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
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
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

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謂讓之遵自陳無貧
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恠又虐
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
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
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
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
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
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
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
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遵弟次文

雖無位宦而貲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脩國記選爲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扁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

北史列傳卷九
老隱年昧禁自効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
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黃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
都大官父謹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
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翼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
侍滎縣侯使高麗卒贈翼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
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
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
末充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
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

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
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
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
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孝文初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
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
司勲之實錄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祖以後
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踈漏忝當
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
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
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

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
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
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
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
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
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
唯才是舉又勲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
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
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翼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
作祐爲令時關豫而已出爲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

臺祐以郡國雖有大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堂
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
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
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
息轉宋王劉昶傳以參定律令賜帛粟馬等昶以其舊官
年耆雅相祇重拜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徵為宗正卿而
祐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
以贖論免卿任復為光祿卒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
命曰靈可謚為靈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
卒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仕輔國將

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

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爲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
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從給
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
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勳將等以
續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召楊惜杜弼
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惜從令德正居守以爲相府
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
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客
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

請文宣恐情不決自請赴鄴與情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
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
荅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文宣恐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
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
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弼無以荅文宣以衆意未
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皆以帝王之
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
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
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
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

宣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摠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

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旣未行
詔敕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
日堯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
正為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
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
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
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
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
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
由是蒼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正

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為爾計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堅亦見害後文宣謂群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

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
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
令問位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
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
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
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
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受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
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謚曰忠侯諒造親表譜錄四
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
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

豪右即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尔朱兆弑莊帝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尔朱榮入洛乾東奔於冀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

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
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
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
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
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
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翼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
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儻誓
以死繼之及朱氏旣弑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
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旣宿有
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

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爲尔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
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
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疑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
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
不感憤欲奉次同爲王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
隆之爲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
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
助被尔朱氏禽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辭衆情
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尔朱弑主
肆虐正是英雄効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

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
武曰余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
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亡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
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
熟詳其計神武大咲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
爲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
見亦朱羽生爲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
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僞爲
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
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

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政空闕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棄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勒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爲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詣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爲荊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啓神武神武召乾問之

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今啓叔復
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荅乾懼變啓
神武求爲徐州乃以乾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
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
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
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
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
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
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
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

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如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樂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

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
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棄暹時爲文襄委任乃
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豔
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
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
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
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
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
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勲放慎一房配沒而已仲
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爲侍中

士友集卷之六
二十七
司徒遷太尉慎弟昂

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倏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

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
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
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
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獸竟知爲人不昂以建義
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魏莊帝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
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爲介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
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即送
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馳牛署旣而榮死莊帝即引
見勞勉之時介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
分昂旣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

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以
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
北平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
兵尔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
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繩下五百人追救未
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
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
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裘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
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
督率衆從神武破尔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

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
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敎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
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雋以
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
昌初始之翼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及兄乾被殺乃
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爲前驅武帝入關中
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
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
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
督倅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敎曹地

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
鬪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公并將
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衆
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
恨恨不見李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爲濟州
刺史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
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
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
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刳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

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
與翼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
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爲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爲
華言曰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
知而不責性好爲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
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
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傳婢強取
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殺公太急何忍以小
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
桃捧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捧知昂必

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
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
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
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
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
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
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
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
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尋歸教曹首猶可識
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

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教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
莫見唯大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其故更東方老爲南充州
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靈像旣成頭上圻裂改而更作
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
子以第三子道額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額襲武
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爲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
黃州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食典御尋加
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
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

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爲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芒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興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翼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爲私使

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
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
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
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
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
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
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
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
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
勸消難不得已咲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

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
輦并令朝士與李式親狎者就李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
此自昂起兵爲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
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
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高人
與昂爲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兖州刺史後與
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海隋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
同三司楊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
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
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伴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

軌與希光竝爲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楊城下
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
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
馬坐事死其餘竝不知所終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
以勇力稱爲尔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
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愔田將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
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脰長丈六尺以爲
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
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

斬衰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
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
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
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
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
卒悟明主保已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
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
有聞聿脩之義世禮食具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
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

雖鍾滛虛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䟽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列傳第十九

北史三十一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 粹然 校正

列傳第二十

北史三十二

崔鑒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弟說 說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仲方從叔昂

孫宣猷

挺從子李舒

曾孫仲方
挺族孫暹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秘書監祖遭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與汜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為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

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爲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位終常山太守合弟康少有志氣陽平王順之爲定州康爲衛軍府錄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爲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琛臥床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壽春康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嘗寄膽氣於此人累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後爲燕州刺史爲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康奔定州坐免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

令司徒公謚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
累遷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異州
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爲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
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
平縣男及父康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
譚赴援戰歿子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學
涉好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
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
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爲御史
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子樞次弟子

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爲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
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爲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
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脩起居
注仕隋爲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長瑜弟叔瓚頗有學
識性好直言其妻即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爲魏尹丞
屬蝗蟲爲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
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
左右歐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
之後卒於陽平太守贈本州刺史仲弟叔彥位撫軍叔彥
弟李通位司農少卿李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

位濟州別駕季通第季良風望開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
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又康東還鄉季良亦去
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簡康第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并
州刺史鑒兄櫟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櫟子文業中書郎鉅
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
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
弟仲讓爲北豫州司馬與高慎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
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

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
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濟北太
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
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
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
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
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
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
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

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贈南充州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經贈兖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

史謚曰恭長子景雋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爲逸後爲貞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徇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

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焚火觀敕火未燃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妹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

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
識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
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
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楷字季則爲廣平王懷文學正
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
免後爲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
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儻郝買反
解孤楷反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導之便宜
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

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旣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異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
爲行臺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勝
不能用州人劉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
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爲出軍而嘉勝
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隣好周文素聞其
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進爵
爲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
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並
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
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

愛之周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
郡公天和中授江陵總管荊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
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
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
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荊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
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
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爱雖復年位並高
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
曠少溫雅太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淅州刺史曠
弟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竝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爲相周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問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情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

尚書休沐之暇不敢發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
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
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
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
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
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鷃遣其善射者射
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斫莫不歎服仁壽
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
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
寶德嗣士謙弟說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旅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荊州以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豸昌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莅政強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廓延等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旅力絕人儀貌魁岸髭頰面甚偉性嚴酷年

十七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歟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鄆公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勲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迴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拔靡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旣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

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迴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迴縱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爲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被止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

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
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
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
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
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
突蓋爲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
見崔弘度寧灸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
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
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
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

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

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
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
釋卷鄉人有贈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
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
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
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冲甚重之孝文以挺女
爲嬪宋主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爲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
肅爲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
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
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儻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

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旌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
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
訟入境觀政寔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
峯山領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
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
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儻忽豈一路乎遂
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旣代即爲風雨所毀遂莫
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
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
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

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
賴孝文將辦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
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
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
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
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
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宣武挺雖同州
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固
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
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

投一牒當爲申請遂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
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於自銜求進竊以
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
優禮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
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齊追奉
冥福初崔光貧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
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
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
爲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贈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
六人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
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謂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絕群耳挺
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
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
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
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
王榮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荊州刺史
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雋因代焉孝芬
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
元叉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爲廷尉

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爲賊攻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爲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雋逼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爲徐州行臺羣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又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又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既至景雋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爲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

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
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儼時相接至便圍之
儼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辭不
行仍爲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
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廐等並
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
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筆數
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泰中兼尚書
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爾朱世隆所
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

睦季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
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
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神
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勲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
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
後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初
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旣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
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
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

黃門行軍禽竇秦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
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
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
書奏竝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樂
又厯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竝
施行與盧辯等初脩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
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
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
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
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旣

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啓聞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沒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

及周文崩始利涉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令開楚四州亦
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
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
第二女帝養爲己女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
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
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盛天下請遵秦漢稱
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
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如對
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旣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
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蔡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

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正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脩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

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郊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竝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頴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竝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竝從之進

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
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
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
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爲虢州刺史上書
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
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
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
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
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
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

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
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
年媯虞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
而國號爲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
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旣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
將得歲之助以全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其數
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
國富陳旣主昏於上人譴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
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勸義所見
冀申螢燭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徐方具海等州更帖精

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火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

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涉題干礪小鐵
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
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
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暉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
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爲
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
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
子燾位定陶令宣猷第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
宣度第宣軌頗有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
宣略竝早卒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

人皆賣鬻兒女夏棧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
教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
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
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方嘗
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
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
輔國政召爲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
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
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

平人吳賓爲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
掾盧斐爰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
婁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
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所憑甚以爲愧武定中文襄普令
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
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
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
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充豫連接吳越強隣實藉轉輸之
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
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寔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

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
爲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刻至如錢綰粟麥其狀難分
徑指爲贓罪從此定乞勒群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
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
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
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僕射
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旣官
煮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爲竈稅私
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
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陵邢邵散騎常侍

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
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
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蒼天意
帝爲歛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
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
理有術下無姦僞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其年與
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
律令損益禮樂今尚書古僕射珣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
議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敕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
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

文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竝有殘刻之聲至於推繩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子沈子遐齊侯景銖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告弼誅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者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饋藏小吏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竝付昂窮檢昂言笑閒咸得情告者辭窮竝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州北郡幹又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爲州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

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
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
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
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即拜爲眞未幾還
爲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
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
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
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
舅宣寶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錄尚書彭城王浹發其事
竟坐除名三年復爲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

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
感激時主或陳便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
賞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
對之自若前則崔暹李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
表常有俠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三
子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
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孝偉弟孝演
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
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
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爲後孝直字叔廣身長八

尺眉目踈朗早有志尚稍遷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
軍右光祿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誠諸子曰吾才踈効薄於
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
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
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慘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
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年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
行參軍孝直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
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
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爲宗族所稱爲祕書中散在內謹敕爲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旣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

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琇內外親黨
及當朝貴要咸爲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
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
贈南兖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
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位侍
御史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
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
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字仲
舒位鄴縣令仲舒第季舒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

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
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李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
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
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李
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自李舒始也文
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李舒輒脩飾通之
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荅霸朝恒與李舒論之云崔中書
是我姝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
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
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

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勲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蕃曾病文宣令

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言使往還須票節度兼道路小人

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
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
初亦同心臨時疑貳李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
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
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合章殿以李舒張雕劉逖封孝琰
裴澤郭遵等爲首竝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
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李舒等家屬男女徙
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替黜室沒入此其產李舒本
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
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護庶

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竝流於長城
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
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
晉陽事敗長君等竝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
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
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爲左中郎將以
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疋因
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大夫贈
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
高不拘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

及澄為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為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為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啓求解位後為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穆子暹暹字季倫少為書生避地敦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為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握手

殷勤至于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爲并州起
暹爲別駕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仍行別駕事從文
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
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
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
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
不爲癡也高慎之叛僞與暹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
殺暹文襄苦救得止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
李愔崔贍杜蕤秘 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
其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待

以殊禮遲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遲
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
留遲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
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遲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
文襄回馬避之遲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
美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恒并州刺
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與鄴下諸貴極言寢美
且誠屬之先是僧尼猥濫遲奏設科條篇沙門法上爲昭
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遲手勞
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

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擁之而受轡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爲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美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爲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爲魏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

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爲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諫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斂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竝被文襄毆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爲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

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遲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
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
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
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
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屈服之遲用仲讓爲司徒中郎鄴
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遲之
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遲罪重
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遲則得遠近人
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
人獨孤求業搜遲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遲書千餘紙

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遲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遲謀反鑠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間遲遲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羣手板換遲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旣鑠遲責其往昔打背遲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遲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群臣曰崔遲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遲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讌於宣光殿群臣多在焉文宣謂遲曰賢子達拏甚

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
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
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
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
武亦欲封之暹竝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爲
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
三司時調綰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
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
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
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達拏溫良廉謹有識學
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迥
起兵以爲總管司馬迥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
拏於汝何似荅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
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遲兄謀開
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風槩爲東郡太守郡有鹽戶常供
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爲表聞請聽更代
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開敞處親自說經
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爲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
是州人楊松栢洛德兄弟數爲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

至松栢旣郡之豪帥感恩贊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爲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群小所辱爲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溥仍世恨之模雄壯之列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

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
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
野繼世承家門族竝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
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
兼資文武雅長謀筭伐陳之策信爲深遠弈世載德夫豈
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
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蹟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
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
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列傳第二十

北史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一

北史三十三

李靈

曾孫元忠渾
璆曾孫德饒

弟子璆
公緒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謚
謚弟士謙

李襲

子子雄

李義深

弟幼廉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
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
太守神麀中太武徵天下才雋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
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

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
簡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
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恢
弟綜事見於後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悅祖
子瑾字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
司空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
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
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州刺史謚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
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

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即以與之在
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為我初元
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為救
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
之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
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
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又
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柳樹下前後斬
遠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
此連為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

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
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
筆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
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
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
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
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朱乎神武
曰富貴皆由佗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
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麤何肯
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

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
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
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
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入殷州便以賜委
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
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介朱羽
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
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
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娉於晉陽每宴席
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

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
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
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
不去因將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
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
封晉陽縣伯後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
表求賑貸被報聽用万石元忠以為少遂出十五万石賑
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
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
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

遊遨里閨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
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
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
委臺閣其子瑒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
乞在閑穴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真文
襄至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
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
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
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

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
綃乃得歛焉贈司徒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
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
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
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
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
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搔字
德沈少聰敏有才藝嘗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
稱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
盡復代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為立碑終

於儀曹即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為尼所
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暑
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
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
相毀互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為輕致忿訟
宗侃等慙遂讓為閑田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
有業尚為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
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
多難求為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

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余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
以為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万共劫河間
邢杲為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
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吏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唾血而
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
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
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
禽諸近可傳檄而定諸將尚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
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家側始將滅性
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

彌成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
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
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
邢邵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
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
崔陵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
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
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
夏旱涸竭渾齊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
爲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妾郭在州干政

納貨坐免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爲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又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裴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惣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

爲群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二字耳二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脩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

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碑于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謹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荅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旣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爲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

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梁使主侍中李神儔舉緯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文襄擢選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朓來聘勞之朓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捨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

北史文傳十一
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 卒齊初贈北徐州刺史謚

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礪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璨勸元乘永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

北加^瑒寧朔將軍與張謏對為兗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
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寬
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
軍徐州刺史謚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
字鳳跣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風度
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閣將軍道宗弟德林司
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
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為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大中大
夫遷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

葬贈齊州刺史謚曰惠子籍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
位司徒諮議參軍大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
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為介
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為校書
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
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褒孝悌雖位秩未
通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
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
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絰徒跣

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
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
居村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縣長未之官屬
羣盜蠡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
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
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
會佗賊攻陷縣城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
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
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
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

弟公緒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絕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並行於世公緒旣善陰陽之術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授火子少通有學行公緒弟槃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

服略無少長之禮爲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
云富春公主撰閑緩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
國史後爲太子舍人爲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傳
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
春秋及音譜竝行於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
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
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已彊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藁常
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
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
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

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技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爲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摠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昏姻深

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
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
猜忌故浩毀之至統王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万
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剋統万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
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
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爲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
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
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
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
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爲太

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軍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跪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

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
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
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
襲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竝非才俊如聞燉
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
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
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
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
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
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

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悉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竝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爲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

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
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
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
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
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
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竝以聰敏內參
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秘書下大夫賜
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
內外秘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
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

謂未必可信數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數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奔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數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數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數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君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旣致斯禍時人歎惜之數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然後度之旣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旣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

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秘書中散雅爲孝文知賞後
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
之累跡憲不爲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
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孝昌中除征東將
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
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旣至敕付廷尉憲女壻安樂王監
據相州反靈太后謂監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
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靖子希遠字景冲早
卒希遠子祖悛襲祖爵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寬和儀貌
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史

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爲 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
殷州刺史諡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
文學足以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
勲位給事黃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
封丹楊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卽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
除金紫光祿大夫太寧中昭信后有寵於武成除齊州刺
史贓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爲光州刺史祖勲性貪慢兼其
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媼母元氏卽祖勲
妻媼爲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勲無才幹
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

后兄君辟等爲王還復祖勲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
光祿卿祖勲第三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
卒於散騎常侍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
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負外郎高歸彦之友公統爲之謀
主歸彦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寶行賕改籍注
老事發武成帝梟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
經史文藻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
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
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
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

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諡曰文惠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脩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勣使陳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勲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爲後主娥

英一爲琅邪王儼妃祖勲叔騫女爲安德王延宗妃諸房
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
竝以文學自達恥爲外戚家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
用事求昏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
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出爲博陵太守不得
志尋爲司州別駕後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
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
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周武帝平齊授儀同
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隋文帝爲
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

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弟之中最爲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禮部

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弈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年歲時賜以布帛弈弟罔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嶮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罔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罔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

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竝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

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
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
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
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
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爲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祕
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祿大夫賜爵魏昌子以軍國
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
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
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
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虜應至市門宣詔勞問義

恭等問應士馬數曰將軍四十餘万宋徐州刺史武陵王
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日復登亞父
冢遣孝伯至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
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
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
安北是人臣不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
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
万愁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
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
何以千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貲矜既開門

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竝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荅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爲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

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
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
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
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
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
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
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己善故
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
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
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

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其妻崔躋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人安上並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

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諡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雋欲以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即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

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素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
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
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
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
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
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
遷主客給事中時人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䟽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
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滛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
人者爲之脩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

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
擿親往討之大爲波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
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
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病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
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吏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
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友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三千
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
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

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两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瑒德洽卿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貲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啓瑒為左丞仍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為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河陰遇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

北史卷之十一
十三
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爱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基年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

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沉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

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
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
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
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
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
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
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
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
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

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
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
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
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
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
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
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
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
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
謂之揔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

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
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
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
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
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
玉藻旣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
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
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
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

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
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
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爲當
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
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
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
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
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
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
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懸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

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
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能乎使九室
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倭構
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
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
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
宸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
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
情其不然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

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
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
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
爲三尺之戶二尺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
簾門圭窻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
闊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
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
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袞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
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袞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
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袞置二尺之間此之匠通不

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
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
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
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
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
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
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
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
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
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負下方東西九仞南北

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
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
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
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
覲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
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
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
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
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
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

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
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孝士而見
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
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詆可歎
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
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
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
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染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
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
二遐迹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孝博士孔璠等孝官四十五

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李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

通霄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
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
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
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
時親識有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
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
玄廬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
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
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
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

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璫等或服議下風或
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
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
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
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為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
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
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
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卒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
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謚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齡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

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
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固辭得
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
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
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
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
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
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
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
人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

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

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
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
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
也仁心感物羣大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
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
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
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
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
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
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

若魃爲黃熊杜宇爲鸚鵡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
鵠小爲鰥彭生爲豕如意爲大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
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
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嘗有松柏
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
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
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
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
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
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

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
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
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
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弈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黥
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隋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
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
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立園條其行狀詣尚書
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
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
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

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
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
字仲興漢桓靈閒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
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
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
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
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某勁叡輯字護宗
晃字仲黃某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
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
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九四
徽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栢仁子孫甚微義
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
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
生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真字
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頗立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順
字彥祖順生勰系曾各有令子事竝列于前盛位中書郎
三子續襲閣續字緯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
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龜龜字神龜位州主
簿生三子鳳林秀林

李喬字伯徽伯父秀林小名榼性溫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爲

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嚴
威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大
夫卒贈齊州刺史裔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爲定州鎮軍
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引洛
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
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
榮尔朱榮禽葛榮遂繫裔及高昂薛脩義李無爲等於晉
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天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
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爲候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
文帝攻尅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

旦襲子曰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以
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
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
業者鮮矣旣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
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
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
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拜毫
州刺史隋文帝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
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

并州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曰吾兒旣少卿
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
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
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
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被
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詵從祖弟
善見位趙郡太守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顯進
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
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
李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

別將以拒葛榮之勲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
贈都官尚書諡曰貞子愔襲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
時人謂其所居為秀才村愔位太子舍人愔族叔肅字彥
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
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薦
為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
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有司彈劾太后恕之卒於
夏州刺史肅從弟暉字景林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
刺史諡曰宣子慎武定中位東平太守暉從弟仲旋司徒
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險為害仲旋示以威

惠即竝歸伏累遷左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
爲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爲兗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
所歷竝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
希良侍御史煥字仲文小字醜瓊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
也隆字太彝位阜城令隆生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
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
幹用與酈道元俱爲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
反煥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
曉喻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
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爲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

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敕煥兼通直散騎
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
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
州賊呂苟兒及斬氏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諡
曰昭子密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各醫療之不愈乃
精習經方洞閉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尔朱
兆弒逆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
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
嗣宗殷州別駕義深有當出才用而心曾險峭時人語曰

劔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別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尔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怒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駒駘有才辯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子政藻明敏有才幹駒駘沒陳政藻時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廐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史駒駘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

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子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義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諡曰庫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

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
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爲
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摠合
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
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
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
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並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
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
矣文襄嗣事除霸州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
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

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內與隴西
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嘗與
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
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
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爲南青州刺
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
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錠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
殺之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
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
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

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
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官至
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露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
覺爲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
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蒼
字彥鴻世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
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節頗以貪酒爲累
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嘗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
調詳雅蒼從兄子朗才辭蒼飛之亞兼有吏能位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並有焉靈則首

應弓旌道光師傳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鑒
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
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
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
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
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
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北史列傳二十一

北史三十三